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一

書

周

遺燕昭王書　　蘇代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名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强而國弱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

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以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强吳而伯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

若遥伯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焚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説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

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伯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危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

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

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

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

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

惟君王之留意焉

謝樂閒書　燕惠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葢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

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亦唯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

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内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

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上趙王書　　蘇厲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内也敎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大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徵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晉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絜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所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逷此代馬良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

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
王嘗合横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
讐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
令素服而聽反温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
王之明知也夫齊魏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邸罪取
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
王為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
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

一世之命制於王矣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

晉

與庾冰請褒録中書令刁協書　　蔡謨

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章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人之類猶尚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刁氏稱寃此乃為王敦復讐也内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

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孫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重罪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

致萬機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如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聖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爾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琦皆元年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則然後談者不惑受罪

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倡檄所讐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延郭璞等竝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蒙贈死難則見絶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公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怪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無不允當而

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爲貴也而刁氏令賤若以爲富也而刁氏令貧令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察此意

北魏

與太原張偉論高允書　游雅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寛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惑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

外弱柔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
余云高生豐財博學一代佳士所之者矯矯風節耳
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纎微及於詬責崔公聲嘶
股戰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
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
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謂矯
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震四海嘗名百司
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

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内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唐

與李渤書　田弘正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承固内不自

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畧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為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為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愧惕之甚哉自二冦亂常以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冀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

為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為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庸虛輙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為邑人啟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修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令輙虛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諳者鄙人詠之久矣倘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答元侍御書　　韓　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喑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
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
書刻身厲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
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
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
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

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茍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宗元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熈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葢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

於黎獻也遂寛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異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迄千百年不可

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嘗有意游大學受師説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説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怱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喈喈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大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

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剌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
異人異無向時之禁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敎居天子太學可
無媿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來者
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托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
行亡賴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
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
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滕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

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宋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辭謂之君子況郝馬魏之輩十年往在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

某之文近覃之文末知覃之德遠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於觀聽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文辭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先可進也漢定四科參衆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竒業者盡取之非行而文辭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爲不易之典國家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

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王逺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懽慰通於胸懷因欲盡陳其愚伏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絶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辭不逮於覃也性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逺矣明公决以某為先是不知覃之

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覃為先則詭溥之俗可易仁
義之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尚賢之敎也幸甚幸
甚某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
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鎮府謝兩府啟　宋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於分
榮不償慚伏念祁為術空單禀生庇怯叨華禁署謬
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

引衰來遂丐外除兾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閑州受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於行已踐而職此葢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薗擢誤加庸底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狃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饉之餘廩稍常乏馬不充士官靡値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兾廟謨深體邊務峙隄於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

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

矜危戀

元

與竇先生書　　　　　　　　　　許衡

邇因相從實望見敎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且驚

且懼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遠别

後復慮他説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

禱之意常謂天下古今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

質掩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焉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為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

所謂聰明睿知者惟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揠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無益清朝徒深後悔豈交游之深不足為之慮耶抑直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相愛之

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門誼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千周折爰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豈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櫽括悚息待罪

明

與張邯鄲書　　康海

於公雖尠素交然公為鄉里豪傑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脅從精兵要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過殘滅井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

之道也昔吾罹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況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䟡其步當䟡其趾夫民既以覩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㦖然敢告以此令之名將未有公類者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上少師徐少湖翁救荒書　　楊繼盛

某以言得罪宜絶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病苦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欲默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殍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葢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

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為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塡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為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為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

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葢官倉除備邊緊急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為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奬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

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産傭工止可得錢今乃分為等類定為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為今之計當為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算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踴日甚一日今定為官價似為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

所不能行者葢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内自獲然今定為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内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既荒全頼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盜賊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

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
處地方官使嚴加廵捕防守護送則販米者無失米
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
減乎盗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盗起斯
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且暫寛治盗
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盗賊之獲俱姑息
寛縱之此端一開為盗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日
不安生是民之為盗雖起於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敎

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為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盜賊仍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所以救荒也

與楊椒山書　　唐順之

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洟涊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愧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已然竊

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鋭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焉久矣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豪傑

固知必且為笑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

其愚

本朝

答孫北海少宰書　　　刁包

讀

畿輔人物志文則班馬義則范歐豈徒為吾鄉諸君子

生色而已哉據包耳目所及如臨城喬銓部見危授

命門下從死者十有六人一時忠義憤發雖文信國

衣帶之贊楊忠愍枷鎖之詠當不是過即此一節亦可以概其生平矣上谷張光祿二酉遭闖賊之變倡義守城闔門死之嘗從壁間睹其臨命手跡淚不禁淫淫下也至長兄元美進士捐軀尤烈其一生嘉言懿行大堪法令傳後此三公者所宜網羅傳紀以備續入推而廣之諸如此類皆不可不博採而遴稽也

畿輔通志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畿輔通志卷一百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録監生臣史映綵

畿輔通志卷一百三

傳

商

伯夷列傳　　　漢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迺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徳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周

平原君列傳　漢司馬遷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

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

賔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

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

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蚤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歴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

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

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

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

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

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是以

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

廉頗藺相如列傳　　漢司馬遷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

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以

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

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

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

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賔於庭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五日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賔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

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

欺秦耶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無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

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
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
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
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
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
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竟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

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
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至
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
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
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
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
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
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

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

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

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

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

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

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

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

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

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内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

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

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脱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

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

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於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警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

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

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

趙趙使李牧司馬尚御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擄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

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扁鵲傳

漢司馬遷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懐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名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

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宫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

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吾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杌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曽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
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
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漢

萬石君傳　司馬遷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温高祖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
明家貧有姊能皷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
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
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
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

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

中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内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内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

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

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廵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寛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揺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

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徳慶愛用之上以徳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馮唐傳

司馬遷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

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
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
尉昂上以胡冦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
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

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曽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説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

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汲黯傳　　司馬遷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閤內不出嵗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
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
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
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
盎之為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
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
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
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
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
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
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髙不能屈忿發駡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懐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懐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

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悅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
相乃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
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為右内史數歲官事
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
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
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
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

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觖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

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虜獲因予之以謝

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隠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

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嘗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

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顯與息言抵息罪令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

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董仲舒傳　司馬遷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

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
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吕步
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
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
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

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産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河間獻王傳　　班固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

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温

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大行令奏謚

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王

雋不疑傳　　　　　　　　班固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

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

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

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

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珮環玦

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
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
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
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
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
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
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

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

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

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

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

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

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

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

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

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

里識知者張宗禄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

姓張名延年

路温舒傳　　班固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

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爲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
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
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

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
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悳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内史舉温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温舒上書願給厮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趙廣漢傳

班固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

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賔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

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顔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

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輙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皐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

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戸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戸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

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

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

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

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巳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

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寛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

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
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
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
歌之至今

韓延壽傳　　班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
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
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

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

百姓不從乃歴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謡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黄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

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宫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

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

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
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
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
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
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
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
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
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

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内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

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

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蓋寛饒傳　班固

蓋寛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髙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戸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

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寛饒坐舉奏大臣
非是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
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寛饒視事案舊令遂謁官屬
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寛饒出寛饒以令詣官府門
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寛饒初
拜爲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
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

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
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
一年以報寛饒厚徳宣帝嘉之以寛饒為太中大夫
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隷校尉
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
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
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
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

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

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隷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寛饒自以行清能髙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髙寛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

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

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寛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寛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寛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寛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寛饒

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讎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京房傳　　班固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贑贑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贑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黄贑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

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

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

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甞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卒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

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

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
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
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
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
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
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
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
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

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夘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夘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

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
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
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
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
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
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
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

良試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
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
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
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
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
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
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
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

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

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

時年四十一

劉輔傳　　班固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

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徳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禄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

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縳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禄勲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寛容之聽崇諌争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謟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𠀤竊見諌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諌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

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

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

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

寛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

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

天下不可戸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

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王尊傳　班固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

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畧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

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
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
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
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
諸臣御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
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
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
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

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夘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懐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

反絶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
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
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
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
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
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
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懐來
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寛中使行風俗舉奏

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
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
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
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
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
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
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
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

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示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

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

附下罔上懐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恵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

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

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擒
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
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
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
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
司隷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
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
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

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寛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

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内侯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隷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

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
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
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
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襃
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
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
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
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

類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

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讐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朞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

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别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

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壊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壊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

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東漢

寇恂傳　宋范蔚宗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脇之邪恂曰非敢脇

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秖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

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

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内帶河為固戸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

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温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

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命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驪駕轉

輸前後不絶尚書升斗以禀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冦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

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

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
得帶劒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
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
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
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
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卒皆醉遂過去恂遣谷
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
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

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静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

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鋭前
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
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
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
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内侯後屬
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
助囂拒隴阺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

軍耿弇率大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

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

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

吳祐傳

宋范蔚宗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

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黄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

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禄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嘗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

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

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吾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若妻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

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恩令鳳子馮鮦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崔駰傳　宋范蔚宗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

史生子舒歴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新建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

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

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
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
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
篆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
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
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
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
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

狩方岳駰上四廵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常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説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語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

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誡之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

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

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

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踈之因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

崔琦傳　　宋范蔚宗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

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
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宣王宴起
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
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以頹虧貫魚不
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麗惟家之索牝雞之
晨專權擅愛顯己蔽人陵長間舊圯剥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斃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
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憮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蝠蛇其

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怨人謀鬼

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耽

色毋后尤然不相卒以禮而競奬以權先笑後號卒

以辱殘家國泯絶宗廟燒燔末嬉喪夏褒姒斃周妲

巳亡殷趙靈沙丘戚姬人豕吕宗以敗陳后作巫卒

死於外霍欲鴆子身乃罹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

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

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

虧履道者固杖埶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為風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黄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

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隂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懐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懐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三國

田疇傳

晉陳壽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

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恱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横稱官奉使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

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

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

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

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冦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納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

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戸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濵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

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

始為君難卒衆逋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

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

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禄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横流(亭)〔停〕其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内侯以奉其嗣